



# 听戏

□王保利



说来惭愧，一个文学爱好者，竟然不看戏、不懂戏、不爱戏，让文友不可思议。当听到李院长说起戏曲的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，自己又听得津津有味、如痴如醉，那神态呈现出戏迷的模样。



## 一

冬日的一天中午，一个偶然的机缘，与市里几位资深戏友聚在一起，感受他们对戏曲的虔诚和挚爱。曾经在市豫剧团工作的李院长，言谈举止堪比杨子荣，一招一式极似郭建光，他以渊博的知识，如数家珍地讲述中国的戏曲文化。

——我听到了，中国古代戏剧原来以“戏”和“曲”为主要因素，所以称作“戏曲”。中国戏曲主要包括宋元南戏、元明杂剧和明清传奇，也包括近代的京戏和其他地方戏的传统剧目在内，它是中国民族戏剧文化的通称。

——我聆听着，戏曲由文学、音乐、舞蹈、美术、武术、杂技以及表演艺术综合而成，集“唱念做打”于一体，是能够很好地体现中华民族传统、精神和特色的一项文化，在世界戏剧史上独树一帜。

——我明白了，中国戏曲有360多个种类，与希腊悲剧和喜剧、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，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，逐步形成了以“京剧、越剧、黄梅戏、评剧、豫剧”五大戏曲剧种为核心的中华戏曲百花苑。

毕竟是初冬时节，寒风里略含凉意。听着听着，我分明感觉到李老师他们戏曲人的悲怆和无奈。戏曲作为我们的国粹，而今听戏、看戏的大多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，早已淡出青少年乃至中年人的视野。在网络大行其道的今天，人们似乎已经忘记戏曲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。同时，新的文化如浪潮席卷，新的偶像受人追捧，大多数人又对老一辈艺术家和传统剧目一无所知。原来戏校在招生时从相貌及功底上都严格把关，可以说严苛和挑剔，现在人都招不进来，只好放低门槛，无形中降低了艺术标准。更有甚者，戏曲在不远的将来恐存断层之虞，令人心寒！

好在先进文化的光芒生生不息，戏曲进学校就是良好的开端与举措。我从李老师他们的眼神和语气中，真切地感受到，一代戏曲人为了心爱的戏曲事业，肩负责任，默默坚守。

说到坚守，使我想起从事戏曲创作的焦作剧协原副主席马敏学老师。20年前，有朋友将我发表的文章编了一本《往事印痕》的集子，推荐马老师写了序言。在交往的过程中，我获悉他几十年写过各种剧本，并获得不同奖项，然而能排上戏的却屈指可数。尽管写了没人排更没人演，可马老师仍乐此不疲地在简陋的斗室中与剧中人物对话。

今年78岁的马敏学老师，依然以老骥伏枥的姿态、以强烈的责任感，于2024年创作完成了温县豫剧团约写的《春到黄河滩》之姊妹篇《秋染潞龙河》；应北京温县籍白老板之约，写太极大刀敢死队之电影剧本《刀光拳影》，即将完稿；两部历史传奇剧《绞胎瓷传奇》和《广陵绝响》被一剧团看好……2025年元旦，他赋诗一首，表达自己真挚的情感：道不尽亲亲故土恋，写不完浓浓怀川情。满是杠杠正能量，尽足活活大写人。

## 二

花开花落，云卷云舒。戏曲曾经

有过辉煌的历史。

风靡一时的八个样板戏，经典的台词“垒起七星灶，铜壶煮三江”耳熟能详，郭建光的《沙家浜总有一天会解放》响彻云霄，李玉和的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》脍炙人口，还有杨子荣的《打虎上山》气冲霄汉，李铁梅的《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》激荡心房……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在我们焦作矿务局红火之时，几乎每个煤矿都组建有自己的剧团。为了提高剧团的品位和质量，有的从县里挖一些名角儿，列入矿工编制，成为所谓的“市民”。记得王封矿年产达到创纪录的120万吨时，专门邀请常香玉大师来慰问演出两天，煤城万人空巷，轰动一时，那情景比过年还热闹。春节期间，矿上还邀请延津二夹弦剧团演了几天，成为那些年活跃职工生活的一种方式。如今，舞台还在，只是戏不再唱了。

说起来，自己在中站影剧院也看过一场终生难忘的戏。上初中时，杨同学的妈妈是街道干部，弄了两张稀缺的刘忠河演出《十五贯》的戏票，我俩谎称家中有事请了假去看戏。由于不懂戏，也没看进去多少，反倒耽误了那堂“卤素”化学课，化学课从此再也跟不上。这也是自己不想学数理化的一个原因吧。

窗外的一排排银杏已经叶落树枯，一派萧瑟的景象，而它们来年依旧会“葱葱郁郁，瑞烟萦绕华堂”。

要说戏曲没市场，也不是绝对的。君不见，《梨园春》还在演绎着生旦净末丑，乡村还在坚守着戏曲的根据地。

十几年前在濮阳工作，常辗转于冀鲁豫交界的大明、阳谷、菏泽、台前、南乐、清丰等地。路遇乡村，见证了人们对戏曲的热爱。寒风凛冽的野外，演员在简陋的戏台上演出，大姑娘、小媳妇包着花红柳绿的头巾，或站或坐，兴致勃勃仰头看着、听着、乐着。在台前县黄河北岸的将军渡，我曾好奇地问一位抄着手背对戏台的老汉：“您老咋不看哩？”他说眼睛得了白内障，看不清，听听胡琴响也乐呵。闻听此话，我分明找到了戏曲的希望。

家里也有老戏迷，93岁高龄的岳母喜欢看戏。每个月只要轮到我们回去伺候老人，没进门，悠扬的戏曲声就会飘进耳朵里，电视机一准固定在央视戏曲频道。每天晚上，她还会在卧室看戏曲碟片，基本上都是听了不知多少遍的《花木兰》《穆桂英挂帅》《唐知县审诰命》《七品芝麻官》等。

岳母说是在看戏，倒不如说她在听戏。戏曲的力量，让她陶醉其中，一副怡然自乐的神情。当卧室没了锣鼓的声响，我知道老岳母听过了一场戏，又过罢了戏瘾，她才会上床安睡。此刻，她“神归心，魂归肝”，这抑或是她长寿的秘诀吧。

## 三

“潼关以内白旗展，老娘的尸身掩下边，恁地捶胸把天怨，你杀我吴汉为哪般。”台上台下，男女老少，荡气回肠的唱词从每个人的胸腔吼出，独属于西北人的狂放和豪迈扑面而来……最近一段时间，很多人的微信朋友圈被这样的“秦腔演唱会”刷屏。

演唱会的主角名叫安万。天南地北的秦腔戏迷几乎都知道，他2024年组建了一个百人秦腔剧团，演出现场异常火爆。演出最特别之处，就是每场结束后演职人员和现场戏迷同唱秦腔经典选段的“秦腔大合唱”，让戏迷血脉偾张。

2024年12月8日下午，迎新年秦腔惠民演出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汉唐街开幕。零下几度的天气，戏迷从四面八方赶来，沉浸式感受秦腔的魅力。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窦凤琴参加安万剧团的演出后情不自禁地说：“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么热烈的气氛。”

演出结束后，戏迷不愿散去，还未卸妆的安万走上台口，拿起麦克风，再一次唱起他主演的《兴汉图》中吴汉的唱段，苍凉高亢的唱腔，响彻整个汉唐街……

这唱腔也撞击我的心扉，使自己这个“戏盲”泪盈眼眶。戏曲在民间，一幕幕情景剧在上演：腊月雪，悄然落满了村庄，寒风虽冽，却挡不住村民心中那股对戏曲的热爱与渴望。在村头的老槐树下，一座简陋却充满韵味的戏台已然搭起，那是冬日里的一抹温暖，是农民心中的一片热土。

夜幕降临，雪花依旧在空中轻舞，而戏台前却已是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。大家伙儿怀揣着对戏曲的无限期待，相聚在此，共享这一场文化盛宴。随着一阵急促的锣鼓声，戏幕缓缓拉开，演员身着华丽的戏服，粉墨登场。那唱腔，时而高亢激昂，如冬日里的一把火，点燃了观众心中的热情；时而低回婉转，似雪地中的一缕轻烟，引人深思。

雪地里留下的一串串脚印，见证了这场冬夜里的戏曲之梦，也预示着民族文化将继续发扬光大、生生不息。这夜，这雪，这戏，成了农民心中最温暖的记忆，也是民族国粹在新时代绽放的璀璨光芒。

自己崇敬的汪曾祺老师与戏曲有着很深的渊源，我这个戏盲在《汪曾祺说戏》中，聆听过汪老娓娓讲述诸多戏曲往事、抑或他自己的戏剧人生，字里行间流露的是他对人对事的悲悯胸怀。汪老还将视野扩展到全社会，深刻地指出：“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下降，是京剧衰落的一个原因”“戏曲艺术教育的不普及、不深入，是戏曲没落的一个原因”。

“演戏让人陶醉，听戏使人感慨。我们有责任、有信心在传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，将戏曲的画卷铺展开来，使更多百姓身临其境，得到美的享受。”我的耳畔还萦绕着李院长那圆润而有磁性的嗓音。是啊，诚如一位老师所讲：戏无角色焉成戏，人有不同方为人。但看古今悲喜剧，繁华落尽化风尘……

曲始委婉复连绵，但闻旋律突高昂。随着咚咚锵锵的金石丝竹声响起，我听着想着，坚信不疑：民族国粹，戏曲不老！